

赵世炎烈士資料汇编

(包括: 回忆录、訪問记录、原始資料等)

上 册

1962年3月編

說 明

对赵世炎烈士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在赵世兰和夏之栩同志的主持下，已进行了一年有余，由于各有关方面的支持与协助，搜集到許多宝贵的資料，包括：回忆录、訪問记录、原始資料和一些其他可供参考的資料。这些資料已先后印发給有关的部門和有关的同志，并陸續得到修改和补充；为了便于保存和作进一步研究，现将这些資料加以汇编重印，装订成册。

在綜合研究这些資料的时候，发现有些同志的回忆中，对某些事件的时间、经过、情节与事实不符，或者同一件事几个人說法不一，或者一个人对同一事件的敘述前后有矛盾；事隔三十余年，記憶不清是难免的。为了保持回忆者的原意，我們都未作改动。希望使用这些資料时，作全面的核对研究，以决取舍。

对这些資料的编排，大体上是按資料内容所述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的。

另关于世炎同志的著作，拟同人民出版社研究，另作处理。

編 者

1962年3月

通訊处：北京东长安街中央煤炭工业部党委赵世兰

資 料 目 录 (上 册)

一、有关幼年时期的資料(1901 ~ 1914)

1. 对赵世炎烈士生前事蹟的片断回忆.....赵世兰 (1 - 15)
2. 赵世炎烈士幼年时代.....赵世正 (16)
3. 烈士赵世炎童年回忆录.....甘明志 (17-20)
4. 对烈士幼年时期的一点补充.....甘明志 (21)

二、有关中学时代的資料(1914 ~ 1920)

1. 赵世炎烈士在师大附中时期的事蹟.....夏宇众 (22-23)
2. 赵世炎烈士的中学时代.....邢大安 (24-29)
3. 赵世炎烈士生前二、三事.....夏康农 (30-34)
4. “我所認識的王光祈”一文中提到的赵世炎..... (35)
5. 怀念世炎同志.....周太玄 (36-45)

三、有关留法勤工俭学时期(包括在莫斯科) 的資料(1920 ~ 1924)

1. 我所知道的赵世炎同志.....陈公培 (46-52)
2. 肖三同志对赵世炎同志事蹟的回忆..... (53-56)
3. 李立三同志对赵世炎同志的回忆..... (58-62)
4. 留法勤工俭学中的片断回忆.....周欽岳 (63-71)
5. 回忆中的赵世炎同志.....周欽岳 (71-72)

6.第一次訪問付鍾同志記錄.....	(73 -76)
7.付鍾同志談趙世炎同志在法勤工儉學的情況.....	(77 -81)
8.訪問李維漢同志記要.....	(81 -85)
附：(1)提訊案犯鄭超麟筆錄.....	(86 -94)
(2)提訊案犯尹寬筆錄.....	(95 -100)
9.怀念趙世炎同志.....	黃仲芳 (101-109)
10.永远难忘的日子.....	黃仲芳 (109-124)
11.聶榮臻同志對世炎同志有關情況的回忆.....	(125-126)
12.羅喜聞先生對“進占里大”的点滴回忆.....	(127-130)
13.記先烈趙世炎.....	李劫人 (131-133)
14.中国共产党旅歐總支部.....	廖煥星 (134-142)
15.訪問張申府先生談話記錄.....	(143-144)
16.关于趙世炎同志入黨問題的一點線索.....	(145-146)
17.陳公培對世炎同志入黨時間的分析.....	(147-148)
18.世炎同志在法國時的七封通信.....	(149-162)
19.陳毅同志對世炎同志的片斷回忆.....	(164-165)
20.對旅歐共產主義組織的一點回忆.....	張申府 (166)

四 有关回国后在北方活动的資料 (1924 ~ 1925.4)

1.忆 1924 年的北京地委書記趙世炎.....	許知 (即之棚) (167-170)
2.回忆 趙世炎烈士片斷記錄稿.....	羅仲言 (171-173)

3.对世炎同志的回忆.....	楊一波 (174-175)
4.鍾复光同志对世炎同志的点滴回忆.....	(176-177)
附：提訊案犯郭景仁笔录.....	(178-199)
5.訪問曹祥华同志談話記錄.....	(180)
6.对世炎同志的一些回忆.....	楊波清 (181-185)
7.讀“赵世炎同志在北方的活动”后的回忆.....	佛鼎 (186-187)
8.赵各庄煤矿工会的成立.....	(188-189)
9.为成立工会而斗争.....	(190-193)
10.在天津訪問談話記錄.....	(194-196)
11.訪問李志新記錄中部分摘录.....	(197-198)
12.“五卅”运动中天津海員大罢工.....	(199-201)
13.对赵世炎同志的回忆.....	王春元 (202-205)
14.对世炎同志事蹟的补充.....	王春元 (206-211)
15.对赵世炎同志革命事蹟的片断回忆.....	呂宜之 (212-213)
16.齐景林同志回忆与世炎同志兩次会面情况.....	(214-216)
17.赵世炎同志在北方活动情况(座談会記錄).....	(217-220)
18.訪問邢子洪(克讓)同志談話記錄.....	(221-223)
19.訪問王德周談話記錄.....	(224-225)
20.回忆赵世炎同志.....	黃凝輝 (225-226)
21.片断的回忆(忆赵世炎).....	夏之栩 (227-236)
22.回忆赵世炎同志.....	夏之栩 (237-244)

(一) 对世炎烈士生前事迹的片断回忆

(资料三次未定稿)

赵世炎烈士是我的五弟，1901年4月13日生于四川省酉阳县龙潭镇，在他出生的时候家中有祖母、父、母亲，四个哥哥和三个姐姐，以后又有一个妹妹。

祖父曾作鞋匠，早年去世，所遗子女六人，全凭祖母艰苦维持生活。父亲自幼在伯祖父家作书童（伯祖父是当地有名的大财主），十二岁时又在他店里作学徒，白天作工晚上读书写字，非常用功，因此虽未进过私塾，但文墨尚好。作了几年学徒之后，伯祖父看他老实厚道使用他作管家，以后积蓄了一些钱自家开了一个铺子，买了一些地，由母亲经管。当父亲四十多岁的时候因为给伯父放债亏空被辞退了，不得已而回家经管自己的土地和生意。

世炎出生的前后几年间，家里已成为一个每年收获百多担干谷的小地主和拥有一座店铺的商业者，出租少部分土地，雇用两、三个长工和一个女佣人。父亲是一个勤俭朴素的管家人，同时也是一个粗暴蛮横的封建家庭统治者，对子女管教很严，反对女儿多读书，经常恶声厉色骂家里的人。

母亲是出身微寒的孤女，早年失去父母，受尽折磨幸而成长，因此幼年即能操持家务，虽然不识字，但头脑很清楚，终日勤劳不息，对子女很慈爱，尤其喜爱世炎，世炎进小学前，终日不离母亲身旁，母亲

劳动时也常跟随在一起，晚间还和母亲共被而眠，因此接受母亲影响较多。母亲教导子女主张潜移默化，以身作则，从不采取体罚和强制的办法。以后世炎一生习于勤劳，在工作上所表现的对人善于说服、善于等待的工作方法，也是受到母亲优良教育的一定影响。

世炎十岁左右家境已开始衰落，父亲盼望儿子升官发财兴家立业的思想是相当浓厚的，但世炎当时还年幼，父亲对他期望不严，受这种思想教育的影响是较为淡薄的，时值辛亥革命，到处爆发反清运动，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反清、反袁的宣传，二哥参加了这一运动，并作了北伐军的一个下级军官，把自己接受的一些新思想经常灌输给我们，由外地寄回一些介绍民族英雄的小册子等等，并且在背面写上“富弟效之”（世炎号“国富”）。有一次，二哥的一个朋友，那时的一个革命党人，贵州都督，席正平（不知是否真姓名）因讨袁失败，亦装在我们家里避难。当时世炎在镇上读书，住宿校中，不常在家，我和四弟世焜察觉到这位客人的身分时，曾计议席若危险，我们要不顾一切设法使他脱险。记得世炎是积极参预其事的。所以，从世炎幼年时期家庭给他的影响来看，封建家庭的旧的思想影响并不太深，相反的学校较先进的老师和二哥对他灌输的辛亥时期的革命思想，对他却有较为深远的影响。

世炎在兄弟姐妹中显得聪明过人，天真可爱，幼年时期留下不少天真的故事。从这些故事里已经可以看出他后来的发展方向。

世炎很小的时候就非常富有同情心。当他只有一岁多一点的时候，有一天他坐在摇篮里，我喂他吃饭，碰巧顶梁的柱子倒下来，打在我的

脚上（我約六、七岁已纏足），我痛得哭了起来，他也突然跟着哭起来。当时有人说他是吓哭了，有人说他是因为同情姐姐而哭的。但是以后不久发生的另一件事証明他确实是因为同情姐姐而哭的。某夜，祖父、母亲、姐妹們围坐着听姐姐讀“安安送米”的唱本，当讀到安安母亲被逐离开家門的情景时，讀的人和听的人都很伤感，表示对恶婆的痛恨和对安安母亲的同情，这时世炎正躺在母亲怀里，他突然放声大哭，并喊「打死她，打死她」！大家都惊奇，他这样幼小的年紀已开始懂事，并且这样慈悲向善，同情受委屈的人，实在难得。

世炎从小就具有很高的說話天才，說話很幽默而富有风趣。記得有一天媒母一手抱世炎，一手抱四哥世焜，嘴里唱着儿歌：“河对岸有一棵树，两个斑鳩叫咕咕，一个叫发财，一个叫发福”，世炎因为这个“福”字的音冲了他的名字，便反駁說“一个叫做哥”（指世焜）引得大家都笑起来。稍长，他的这一特点表现得更明显，最突出的是他敢于大胆的把已学到的成語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用得那么得当通順。如有一次，我叫九妹君每送兩包核桃到書房里給他和世焜吃，他收到之后便仿用皇帝給臣子下詔書的格式写一个紙条給我“召尔三姐，奉朕核桃，从前慢朕之罪，赦勿再究”。另一次年节过后，他到樓上取麻餅，下楼来手里拿着仅剩下的一点麻餅对我们說「大麻餅寿終正寝」。又一次父亲由鎮上来信說，二哥在北伐軍里作了軍官，每月薪俸100多块钱。当时家庭經濟已近破产，大家都指望二哥，三哥看信后很高兴，深夜去敲母亲的門，世炎听說二哥有信，便問：「忧乎？喜乎？」三哥答：「喜」。

他說：「善哉！善哉！」。在他十岁左右时，有一次二哥的姻兄來訪，他在門口碰見，對客人說“拙駕不敢當，大家兄沒起來，二家兄不在家”這樣彬彬有禮地把客人給應酬了。由於他敢於大膽的引用成語，因此在待人接物時顯得語匯豐富，談吐優雅。甚至在陌生人前說話，也是開朗開明，毫不拘束。接觸過世炎的人都羨慕他才智過人，少年有為。

世炎讀書，記憶強，領會快，七、八歲入家館讀書，多數孩子逃學，甚至有的孩子要家里的人用繩子綁起來送去上學，但世炎總是自動的上學，一貫的用功讀書。初入學的兩年，老師經常考試生字，世炎背書認字總是对答如流。同學中有屠家兩弟兄雖年較世炎為長，已十四、五歲，但認字總是過不了關，老師便指定世炎替他們認。因此弟兄兩個在進出校門時，除要向孔子牌位行禮、向老師行禮以外，老師還強迫他們給世炎行禮。弟兄二人為此忌恨世炎，曾背後罵世炎，說什麼：頭髮蜷蜷（土音讀滑），害人尖尖，頭髮勾勾，害人兜兜（世炎頭髮是蜷曲的）。

世炎在小学讀書時已接觸到了清末民初傳入中國的一些新思想，如達爾文的進化論、赫胥黎的“天演論”和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的“民約論”等。記得這時他很推崇岳飛，喜讀“滿江紅”，常常吟誦後人贊揚岳飛的對聯：“上下三千年，古今第一人”。

世炎在本鎮兩級小学近畢業的一兩年還兼任過體育教員，并把得來的津貼拿回家給母親養病。畢業後投考酉陽聯合中學，名列仇等，以後因有到北京的機會因此未入聯中。

*

*

*

世炎15岁时同他的四哥世焜随三哥离家来北京讀書，进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大的前身）附中。

「五四」运动时期，世炎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成为中学方面的领导者之一，并且来信向我们介绍北京学生运动再接再厉，如火如荼，可歌可颂的情况。

1919年冬，二哥駐防酉阳因为得罪了乡紳，呆不下去，因此全家迁到北京，世炎特地由北京到常德去接我們。

四年不見，世炎已长大成人，作风显得老練持重，遇事自有主張，但不輕易开口。「五四」运动的鍛鍊，使他的思想有很大的进步。当时他在法文专修館一边学法文一边工作，虽功課很紧，但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編輯“工讀”，并給“少年”写文章、开会，总是忙个不停。还經常从外面帶一些进步書籍給我和君衡看，把一些新的思想灌輸給我們，并且鼓励我們要独立思考，不要迷信舊本。

当时世炎的思想已經走在二哥的前面。二哥認為世炎的思想“过激”記得他和二哥进行辯論时有这样一句話：「我們的行动是时代的潮流，青年人多年受压迫，不能不动，动起来不能不激烈」。从这句话里也可以看出世炎当时参加社会活动的思想情况。世炎和二哥进行辯論时总是平心靜气的講道理，从来不爭吵。

关于女子参加社会活动及男女社交公开的問題，在当时社会上曾經引起过一次公开的爭論。这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北洋政府国會議員的女儿易羣仙，因逃避封建婚姻，脱离家庭，决心参加半工半讀，世炎把

她暂时留在我們家里。这件事情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个小风波，胡适还专门为此事到我家访问过世炎，胡适一进门看见世炎正在写文章，就说：「别写啦，咱们口谈吧」。世炎给他斟了一杯茶，两个人就开始辩论。

胡适主张青年男女凡没有学问的，都不应参加社会活动，而应该老老实实的读书，书读好了再来参加社会活动，这实际上是反对青年人特别是反对女子参加社会活动。世炎反对他的主张，他认为不管男女青年既要读书，也要参加社会活动，尤其是女子只有参加社会活动，求得自立，才能争取平等地位。但是，他也反对当时工读互助团内有一些人关于青年男女之间应毫无界限，甚至住宿也可以在一起的主张。

世炎主张青年男女应该自立，不要依赖别人，他坚决反对家庭给我订的婚姻，而主张等我知识提高后自行选择。有时我们见他衣服破了就想帮他补补，他总是拒绝而自己动手，并且一边作一边讲道理：「作衣服做饭不一定是女人的事，男人也应该自己动手」。他喜欢吃元宵，但总是买回来自己动手煮，煮好了还一碗一碗端给别人。有一次家里要买个马桶，别人都不愿作这件事，他却抢着去买，马桶买回来，里面还装着一些元宵，又是引得全家人大笑。

作为一个革命者，世炎对自己的婚姻也是相当严肃认真的。早在他幼年的时候，就由父母作主给他订了一门亲事，他虽然不满意，但为了不违母命，一直保持着关系，直到他回国之后，女方来北京读书，世炎每月补助她一部分生活费，帮助她学习，决心培养她。但双方始终在政治上有很大的距离，女方也曾坦白的表示过：「将来我们不能结合，我

不怨你，因为我不配作你的妻子」。由于革命工作的关系，世炎和之栩建立了感情，1926年8月，世炎由上海来信，告诉我他和之栩在上海结婚，这封信也写得很长，主要是阐明自己的恋爱观点，他说：「一个共产党员结婚，应以同志为对象，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志愿，不能因为父母之命而勉强结合，这样双方都会痛苦」。并托我向那个女子婉言解释，我接信后照样作了。此后世炎虽和她中断关系，但仍继续供给她一部分学费，1927年我到上海时，世炎还和我、之栩三个人共同研究，如何继续帮助她，并表示一定要对她负责到底。直到世炎被捕牺牲，我也离开北京到外地工作，这样对那个女子的接济，才不得不中断了。

在社会活动方面，世炎这时已表现出有很高的组织天才和工作能力。在办“工读”和“少年”两刊物上，他都起了不少作用。在法文专修馆时同宿的同学都称他为「外交大臣」，对外交涉的事找他一办就妥，同学们的伙食，他也常给出主意，尽量做到面饭变样，菜蔬不重复，改善大家的生活，使同学们感到很满意。

虽然世炎的感情非常丰富，但他的理智也很强。他很能克制自己。世炎本来好喝酒，但是当他发现全家人都因情绪不好而酗酒时，他便毅然戒酒，他说：「本来很清醒的人，故意喝了酒弄得痴痴颠颠，实在无聊」。

世炎最爱母亲，当他到北京来读书离家时对母亲依依不舍，泣不成声，但因求学心切，在叮嘱三姐「好好照顾妈妈的病」之后，便毅然起程。1920年世炎出国的时候，母亲已经患半身不遂之病，世炎担心

出国后再見不到母亲，因此在离家时痛哭流涕。但是追求新思想的决心终于使他理智起来，决然离家出国。同年八月母亲病逝。从他給朋友的信上知道，就在母亲入土的那一天，他第一次进了工厂。世炎接到家信伤心悲痛，日不食，他的朋友罗汉曾写詩劝慰他：「你说不伤悲，为何一日哭三回？！……」他寄回一張照片，上写「慈母大人灵鉴，不孝儿炎由法国敬寄」讓我們拿到母亲坟前烧掉。但是他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虽然母亲逝世对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很快的清醒过来，心情逐渐的安定，不久他便来信劝慰和开导我們了。記得回信中說「今后不要再把悲痛的心情相互传递，引出眼淚。」

世炎出国后，我經過兩年多的补习，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讀書。

1921年春，从報紙上得知法国勤工俭学生于二月八日包围了大使館，并受到迫害。我們很担心世炎的生活，便湊了三十块钱寄給他。他收到錢之后大为不满，回信說：「你們不相信我能生活下去，叫我回国好了，为什么要这样湊錢給我呢？特别是四哥，不該这样作」。世炎是一个很倔强自尊的人，其实他在法国不是沒有困难的，作工很劳累，生活水平很低，經常是只吃面包沒有菜吃（見肖三和付鐘等同志的回忆）。

*

*

*

世炎于1924年經哈爾濱回到北京后（記不得那一月），天天东奔西走，忙于革命活动。他比出国前更加老練持重了，态度比过去严肃

了，但仍然是和藹可親，辦事說話都很有分量，令人信服。外面經常有人給他來信都是通過我轉交給他。開始是住在家里，以後就到外面去住。他的住址沒有告訴父親，父親對此很不滿意說：「又不是做賊，住處都不告訴我」，當時世炎在黨內擔任什麼工作，我們是不知道的，以後才知道他當時是北京地委書記。

回國後不久的某天晚上，世炎和我君匋及我們的一個干妹妹，作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大部分是敘述了華工的情況，他說：「中國並未參戰，但卻送那么多華工流落國外，戰前挖戰壕，戰後打掃戰場，這些人不識字也不懂得國家大事，只有一個覺悟就是不滿」。他開始和華工一起作工，人家說他是書生作不了，他便給他們作飯，打掃屋子，讀報紙。後來就替他們做包工頭，一個地方工作作完，又跑到另一個地方，到處奔走交涉，以後工人連打掃屋子做飯也不要他作了，只要他專門作先生，讀報講課，還訂出教育計劃。工人們認為流落國外是自己命不好。世炎便向他們進行教育，揭露中國反动政府的欺騙和罪惡。這一段生活使世炎深深的体会到工人階級的高貴品質。他非常感慨的對我們說：「對工人，你只要能深入下去，和他們共同生活幫他們作事，體貼他們，一旦他們相信了你，心肝都可以挖給你」。這次談話也談到了“二八事件”、“占領里大”在俄學習時的情況，以及蘇聯準備支援德國革命，曾向全國提出三個月學會德文的雄偉口號等情況。

從世炎在這次談話中所介紹的這一段情況來分析，他在華工中活動的一段時間，應該就是韋榮臻、付鍾等同志材料中所說的他從里昂兵營

逃出来在北方流浪那一段，而且時間至少有四、五个月，因此他是不是在1921年冬天到巴黎組織「少年共产党」，这个時間尚須研究。

他回国以后，正是酝酿孙中山北上的时候，世炎对中山北上是不同意的；他为此事在他所主編的当时北方区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上写过文章，記得草稿中有一句是：「中山先生早晨到北京，晚上他的声誉便会立即下降」。他主張中山先生應該深入到民众中去。以后中山到北京，他到車站去欢迎，拿着一面小旗，上写「到民间去」四个字，就是这个意思。

1924年世炎同志在师大附中作过一次講演，我参加听講，講演会是由林礪儒主持；另一次女师大的課余研究会曾請邓仲夏同志和世炎講演，是刘亚雄致欢迎詞，可惜这两次講話內容都記不起来了。

1924年北京大学开会紀念「十月革命节」，罗亦农在大会上作了报告，世炎因事来晚了，沒有講話，最后他跳起来呼口号：列宁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五卅运动以后，工人运动高漲起来了，斗争也更加尖銳起来，世炎除了在北京工作，还要到天津、唐山等地去指导工作。1925年冬，女师大放寒假，我到青島三哥处休假，路过天津見到世炎，当时他在天津总工会办公，門口挂着总工会的牌子，我到他办公室时，曾有兩個人进来找他，很气愤的說：「我們搬吧，反正他們也不喜欢我們」。意思好象是和国民党在一起工作不下去了，来向世炎請示办法。在我的印象里好象世炎是在天津工作，而不是临时到那里检查工作。我在那里住了

一夜，第二天他送我上船。路上还买了兩串糖葫蘆，在船艙的床鋪上邊吃邊談。

我到青島一直住到1926年2月，和君匋一起到了上海，到上海的目的是为了看看工厂，看看工人阶级。「三、一八」运动的前几天，李碩勳烈士（即君匋的爱人）和史靜儀（已脱党）介紹我参加中国共产党。「三、一八」运动过后不久，世炎当时还不知道我已經入党，由北京寄給我一封长信，主要是鼓励我入党。信中分析了当时的世界形势和「三、一八」运动的性質，認為「三、一八」运动再一次撕毀反动派的假面具。并且指出青年救国的道路，只有参加共产党。信中还談到他在「三、一八」运动中被反动派包围跳墙脱險的情况，但表示「这不算什么」，我于1926年5月回到北京，世炎已到广州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會議。从此好象在北京即沒有再見過他。我回校后，学生們正在忙于为「三、一八」运动受伤死亡的学生办理善后，我被选为学生会的「交际」。不久我便根据北京地委的指示，建立了女师大的党支部。

1927年4月初，我作为北方区的代表之一，到武汉去出席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路过上海时，在世炎的家裡住了一兩天，記得有一天夏娘娘為我們准备了一餐很难得的飯菜，世炎同志总是日夜奔忙，当天深夜，他才回来，娘娘留了一碗紅燒猪蹄給他吃，他一面吃猪蹄，一面說：“我的疲劳是恢复了，假使沒有吃到这頓飯的人，又当如何？”当时我們听了，知道他是在感謝娘娘、怀念同志。世炎同志奔走革命，顧不上孩子，他們夫妇二人对孩子非常摯爱，世炎还讓我給睡在搖籃里的

孩子起个名字。

在这期间我还旁听了一次江浙区委汇报会议，亦农同志主持会议。这时正是四一二前夜，上海革命工人对蒋介石反动派的阴谋不是毫无所闻，对反动派所采取的步步进逼的手段，已经开始表示抗敌。会议上，一个区委的负责同志汇报时说他们已经罢工，并且就抵罢工来了要求上级支持，在讨论中，世炎愤慨地插言说：「现在各地反动派已经向我们开刀，表现这样嚣张，我们应该有所表示」，我现在回想起来，他的那种气愤，好象是对当时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表示不满。后来他作了一次正式的发言，主张各工会应分头分批轮流示威，对反动派表示抗敌。他在会议上对分批轮流示威，各工厂所出人数和游行示威的路线作了具体布置。

以后我到武汉参加会议时，听到上海的一个工人代表在大会发言指责当时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投降路线时说：「世炎同志在反动派嚣张时，仍表现得很勇敢很坚定，并且在行动上具体措施……」。

在我离开北京时，空气已很紧张，市区已经戒严，我们是乔装走的。到上海刚刚住下就接到北京的电报说：苏大使馆被抄，大剑等同志被捕。我们代表中有一个人立即乘原来的船返回北京，以后听说也被杀害了。这时四川、广东等地也先后发生了屠杀工人的事件，各地空气都很紧张。上海工人三次起义刚刚成功，表面上看来还缓和，上海工人纠察队举行升旗仪式时，蒋介石还赠送了一面旗子，上书「共同奋斗」四个大字，其实是迷惑我们，他早已在作着大屠杀的准备。继北京、广州之后，上